

文化观察

通感叙事：文学的创意表达

凌逾

人有五感：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。通感，Synaesthesia，指各种感觉彼此打通，各官能领域不分界限。感觉与非感觉融合，即超感官通感、概念通感，如“秀色可餐”“大饱眼福”等。

心理学、语言学将通感命名为感觉挪移、交感整合，即对身体某部分的刺激引起其他部分反应，像交感幻觉。乌尔曼指出，感官渠道由低级推向高级、简单推向复杂，依次为触觉、温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视觉、听觉。除了这些与外部感官相联的感觉，还有与内部器官相联的平衡觉、运动觉、饥饿觉等，符号修辞学认为，这是全感官通感。

通感创意，在于匪夷所思。要么，在某个艺术领域，将不重视、被忽略的某种感官体验，重点凸显出来。要么，将本需重点体验的某种感官转化为另一种感官体验。要么，调动整合各种感官，置于同等的分值体验中……总之，通感创意关键在于，新的五官体验迥异于日常生活经验。

文学通感创意

文学的通感修辞格又叫“移觉”，即在描述客观事物时，用形象的语言使感觉转移，将人的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等不同感觉互相沟通、交错，彼此挪移转换，将本来表示甲感觉的词语移用来表示乙感觉，使意象更活泼、新奇。

在现代文坛，陈望道首次探讨文学语言中的感官互通现象。之后，张弓和钱钟书也对此展开研究，分别从修辞学和文艺学的角度，命名这感觉功能交错描写手法为“移觉和通感”。钱钟书列举过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句，以论证通感。如苏轼的“小星闹若沸”的听觉修饰视觉，杜甫的“晨钟云外湿”的触觉修饰视觉等，韦应物的“已同白驹去，复类红花热”，范成大的“冬日着碧衣似寒，夏日见红似热”，视觉转化为触觉，李贺的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”，以触觉写视觉，视觉与触觉形象叠加，乌云更给人造成沉重、压抑的心理效果。通感出场，于是，颜色似乎会有温度，声音似乎会有形象，冷暖似乎会有重量，气味似乎会有锋芒。

诗歌与通感天然相恋。英国诗人艾略特赞赏玄学派，说诗能“像嗅到玫瑰一样嗅到思想”。法国兰波《元音字母》诗云：“黑 A、白 E、红 I、绿 U、蓝 O”，很神秘的意象，像谜，接着，又进一步展开描述：A，阴影的海湾；E，蒸汽与帐篷之纯白傲然屹立的冰峰之尖顶；I，鲜红，咯出的血，美唇的笑；U，多重轮转，苍翠的大海的神妙颤动；O，至高之军号，满是奇异锐音，群星与天使们划过的沉默。该诗充分打通各种感觉，综合想象成全新的诗歌意象。戴望舒说：“诗不

是一个官感的享乐，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。”他的诗句身体力行，“远山啼哭得紫了，哀悼着白底长终”，“绛色的沉哀”，“有丁香一样的颜色、芬芳、忧愁的姑娘”，赵毅衡指出：符号依靠感知，感知只作用于某个感官。但是感官之间可以跨越，这种跨越看起来全凭想象，其实有感觉进化的规律。因为，诗歌与通感都以想象为灵魂依托。

如何运用通感法，激发创意写作的灵感？如董启章的《贝贝的文字冒险》中，有一章为“用手去看凤凰木”，用触觉代替视觉，重新去体验熟悉事物，学会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描绘。贝贝因此写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：“不要以为我的手指迟钝，它们看得出，那是像睡着的鸟一样，羽翼柔软下垂的凤凰木。翼端还有鸟的像微风一样的呼吸呢！”有趣的通感写作创意点子还有不少，如用味觉去写只鞋子，用视觉去写段音乐，用听觉去写夜晚星空，交换感官。如触觉体验意觉，触摸像鬼的柳树，体会害怕感觉，发现柳树即自己，对自身旁观以照，学会对抽象内心感受的表达。

过去文人多局部使用通感，用于诗句。后现代文人的跨界通感融合，用于整体创作，全盘驾驭。文学作品较多呈现视觉、听觉世界，较少顾及味觉世界。

香港作家也斯的长篇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》却以味觉世界为主角，设计出世界各地各种口味的爱情：如澳门黑帮马仔的爱情是咸虾酱味的，难以与老大的情人共进正餐；玛利安的爱情是法国味的，与史提芬因禾花雀美食而结缘，却因鹅肝不能配米通饼而分离……美食符号见出情色符号，食物坐标凸显恋爱人物的各种性格。全书打通了味觉、视觉、触觉、意觉融合的任督二脉。

符号学美学认为，饮食蕴含着食材的好味、美味、鲜味诉求；作为跨地域、跨媒介符号，渗透着民族性、地方性。也斯营造通篇通感叙事，由味觉而探触香港深层意蕴，逼视文化危机，追求宽容、平等意识，由食物流动见出世界性与本土性，以味觉开启跨界文化大门，开拓出味觉地理学的跨媒介写作范式。

十几年来，也斯执着书写味觉诗文，晚近散文集《人间滋味》跨界烹调食事的人情、风景、电影、哲学，滋味独家。其还与各类艺术家合作，举办《食事地域志 Foodscape》《衣想 clothing》等视听嗅触觉融合的艺术展，同步呈现美文美食、市声图像、摄影服饰等，以通感整合切中人心，感悟人生哲理，蕴含力道。

跨界通感创意

艺术与媒介之间，也可以进行通感创意实验。通感通过符号衍义而形成，一如皮尔斯式的符号运作机制；并借助非语言文字符号得到表达，修辞艺术更新于艺术媒介中，跨

符号系统表意摆脱语言限制。赵毅衡更进一步细加区分：通感是跨越渠道的符号表意，出位之思是跳出媒介体裁的冲动。就跨媒介通感而言，书面媒介影响视觉，使感知变成线状结构；视听媒介、触屏操纵影响触觉，使感知变成三维结构，为传统通感法再添异彩。

运用“视觉+嗅觉+听觉”通感法，传达不可捉摸的气味感受，再现个人的气味王国，这是2006年汤姆·提克威导演电影《香水》的创意。此片改编自德国帕特里克·聚斯金德的小说《香水》(1985)。电影讲述格雷诺耶(Grenouille)有异常灵敏的嗅觉，一生以嗅觉寻找自我，“I smell, therefore I am”。嗅觉大师最终成长为登峰造极的造香大师，也走上了毁他与自毁的道路。

影片再现主人公的出生史、成长史如何与嗅觉密切相关，开幕、片中、片尾声镜头，都反复出现格雷诺耶鼻子的长镜头特写，并且伴随着旁白的引导，引导观众注意各种嗅觉经验。如，幼年的他躺在池塘边休息，旁白：“格雷诺耶终于学会了说话，但他很快发现，他积累的词汇根本不能描述熟悉的丰富的气味。”镜头随其嗅觉感受，从树木转到池塘，到塘中的石头和青蛙卵，不断在物体与他的鼻子间切换，旁白音默念：“木头，温暖的木头……草，湿润的草……石头，温暖的石头……水，冰冷的水……”

格雷诺耶苦学炼香大法，为了制成世上最完美的顶级香水，为此，不惜谋杀13名美丽少女，以收集她们身上的神秘体香、芬芳体味。在行刑台上，他挥舞那沾满世界一绝香气的手帕，一条光斑由近向远扩散开来，看客们对着光斑的拼命呼吸，心满意足。味觉转化为视觉，通感带上了强烈的明喻色彩。

通感有重要的意义。若运用于诗歌，有助于表现诗人对现实美的丰富而独特的感受，创造出新颖别致的审美意象，酿出诗的特殊韵味。在艺术层面，能突破语言的局限，丰富表情达意的审美情趣，增强表情达意的艺术效果。在美学层面，可以增加审美的情趣，增强描述的形象性，创造出奇妙的意境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美的享受。

此外，经典作品借助通感创意，重新设计，焕发新颜，更容易被人接受。如梵高路，将梵高名画《星空》，用荧光材料绘制于街面，或自行车道，入夜则闪闪发光，人在路上走着，仰望头顶深邃的星空，天上地下交相辉映，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，进而感悟画作深刻的抽象意觉，感悟荷兰的历史、文化、骄傲和身份认同。

游戏的通感创意

在新世纪初的信息化时

代，手机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数码产品。如何将丰富的感官体验融合到数码产品中，是新时代的新课题。不少手机电子游戏都化用通感理论，进行创意实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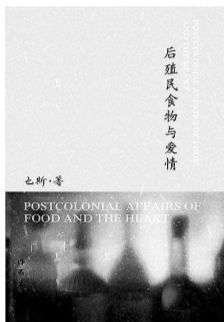
解密手游《纪念碑谷》(monument valley)呈现“不可能世界”思维。画面游戏灵感来自埃舍尔(M.C.Escher)。如《纪念碑谷》“静谧庭院”重现埃舍尔画作《瀑布》(Waterfall—1961)，古堡瀑循环流动，从高处流下，冲向水车，沿着石路，循环到高空，又冲下水车，隐喻循环、无穷与自我迷失。无论建筑、人物，还是风景、器物，游戏画面都带着神秘的抽象感和荒谬感。孤独主角探寻于一件件艺术品之间，玩家在游戏中就像身临“不可能世界”。

“矛盾空间”，是不可能画作魅力所在，属于“认知视错觉”之一，也被称为“不可能的结构”。“矛盾空间”的经典图形有很多，如“不可能的立方体”“潘洛斯楼梯”“潘洛斯三角”等。这些有趣的图形都是视觉游戏。互动艺术、后现代小说、先锋实验，都特别关注不可能世界的想象，成为新的艺术风潮。“不可能世界”给人奇妙的视觉感，以其抽象感和荒谬感吸引着玩家。不同于埃舍尔的二维画作，游戏画作变成三维画作，变成真切可感的立体物。玩家通过操作，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形状，探索错觉图形的各种可能，而不需看着静止的平面竭尽想象，给玩家不自觉地想要一直探索的冲动。

游戏穿越于不可能世界，通感创意使时间和空间的融合和延展别具匠心。时间轮回且凝止。“瀑布”流水在固定路线中循环运动，流水不多不少，更不偏离轨道，维持同一样子永恒地流淌，仿佛时间的不断轮回。纪念碑谷里面，没有时间观念，看不到时钟，没有日出日落也没有昼夜的变化，一切仿佛凝固住了，表达出一种时间的静止。

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以通感法感悟、再现中国，会有哪些创意？2012年，中央电视台推出美食纪录片第一季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热播，此后又有第二季、第三季。该片用具体人物故事串联，展现中国各地的美食盛宴，拍摄精美，仿佛色香味俱全。如果，再加入“舌尖中国与舌尖外国”的比较展演，或许会更容易走向世界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再设计。如今，“视觉中国”拍摄题材已经几近爆满，那么，是否可以继续拍摄“听觉中国”、“触觉中国”，甚至“通感中国”？或者举办“嗅觉中国”展览？或者创建“通感中国”博物馆之类的创意展览？其实，这些都是大有可为的领域。



文学以通感出场，于是，颜色似乎会有温度，声音似乎会有形象，冷暖似乎会有重量，气味似乎会有锋芒。

